

源於  
奧運  
李漢源

## 冬奧與世界盃

儘管北京冬季奧運日期逼近，但香港市民好像對「冬奧」還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關心程度遠比起東京奧運來得低，可能轉播冬季奧運會的傳媒機構在忙於籌劃吧？畢竟社會大眾還是要傳媒機構大肆宣傳，才會帶出全民投入的效果；另一邊廂，體育足球轉播就相對比較多人關心了，2022年11月的卡塔爾世界盃及英超轉播版權將會花落誰家呢？

日前英超官方宣布，美國NBC電視台以27億美元簽下2022年至2028年，共6年的電視轉播合約，今次NBC電視台以比歷屆高3倍的價格奪取英超版權，遠高於英超原本預計的50%漲幅，不知道是否與美國逐漸興起足球熱有關？而這個漲價又會否影響香港英超的版權價格呢？版權價格其實也歸於供求問題，如果香港沒有電視台願意付高額的電視轉播版權費，縱使英超企硬要漲價，沒有買家也不成，但最近香港也有消息指有些電視台也有興趣爭取英超轉播版權，雖不知是否屬實，但可想而知英超電視版權就會有炒高的空間了。

明年2022卡塔爾世界盃，香港電視版權又如何呢？早兩個月世界盃代理商出價，由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版權費7,000萬美元回落到5,000萬美元，但香港電視台暫時完全沒有回應，而世界盃代理商已經對外公布，將於12月中送出世界盃標書給香港

所有電視台，並於明年1月中截標，相信屆時各電視台一定會討價還價，並預計實質的交易要接近，即差不多明年11月21日開幕才能達成。如果版權費真的如現時所述為5,000萬美元，以64場計算平均每一場值600萬港元，如果以香港220萬戶家庭觀眾計，則每一戶電視家庭也要為世界盃付170港元費用；但並不是每一個電視家庭都有興趣收看世界盃的，所以可以想像即使價格有所回落，但電視台仍一定虧本，加上一些球迷可以用電腦去收看外國電視台轉播世界盃，而不願付款收看香港電視台世界盃，令電視台在世界盃觀眾方面的收入也相對減少。

足球世界盃，過往是香港電視台賺錢的金蛋，但踏入2000年代，由於各電視台投入大量資金以競爭版權，造成版權費以天價倍增；現時各電視台則要回歸理性，出價時要審慎，希望能把版權費拉回合理水平，這絕對是可行的，東京奧運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另外，亦如東京奧運一樣，如果希望更多市民支持，更多贊助商支持，電視台願意花更多資源去轉播世界盃的話，相信就要中國香港隊或中國隊能打入世界盃決賽周，就如今屆香港運動員於東京奧運創出佳績一樣，到時必各方支持，轟動全城。

不過中國隊、中國香港隊要打入世界盃決賽周，這又是另外一個長遠的話題，比起調整天價版權費更加困難重重。

方寸不亂  
方芳

## 領養野豬？

周日水塘郊野公園行山吸氧，豬蹤處處，三五成群，不得不留神；豬群隔了一條引水道，隔空向行山客索食，可見有人「餵豬」，早有慣性。現在相繼發生野豬襲人事件，到郊野公園也有戒心了。

吃過晚飯，在家居附近散步，野豬一家幾口穿街過巷巡遊，迎面有女子在街角轉道健跑而來，不虞有野豬攔路，嚇得彈出車路，幸好當時無車駛近，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還有更不堪設想的，女子當時穿上運動短褲，如果人豬相撞，野豬以為受襲擊，追噬美腿真是啖啖肉，真是不敢想像。

打工仔夜跑健身，碰上野豬橫行，失驚無神被噬一口，真是無仇報；好像田叢外賣員，送外賣就被野豬「無差別對待」；以為「豬不犯我，我不犯豬」，現在的情況是，野豬不單闖入民居，還要「入住」酒店哩！朋友住半山旭龢道，對山窗外，深夜多擾，野豬、野狗大戰，淒厲嚎叫，夜不能眠，夢如森林幻境，身處妖獸都市。

不光野豬，連箭豬也出來了，有片拍到，箭豬族群在北角雲景道、天后廟道一帶橫過車路，夜歸人真要小心。的士司機說，現在夜更的士生意很淡，除了疫情改變了市民的生活習慣外，如今還要提防野豬出沒，市民免得過也減少了夜生活。

野豬為患，已到了城市人無法忍受的程度，政府現在採取殺豬令，誘捕再人道毀滅，本來是積極之舉，值得支持。但有心人借「愛護動物」之名，大做文章，政治先行，為反而反，有些所謂「愛護動物」之人，還到誘捕野豬現場哽咽，已到啼笑皆非之境。這些人，看到野豬咬傷外賣員，有沒有哽咽呢？

保護野生動物，無疑是人類好善之德，但野生動物傷害了人類，誰來保護人類？站在道德高地喊空話不難，如果他們付以實際行動，領野豬回家飼養，那就「功德無量」了。

七嘴八舌  
小臻

## 「躺平」窒礙社會進步

都說只要社會氣氛正向和官員肯勇於改革進取，香港一定有希望。剛看到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於局方網誌《局中人語》撰文，感嘆社會近年出現種種歪風，例如沉迷網絡遊戲，在互聯網散播虛假、誤導和煽動仇恨的信息，不良的性資訊和引誘，令一些青年人受影響而耽於逸樂、誤信失實資訊而走歪路，對前景失去信心，近來出現的「躺平主義」更是令人憂慮。

上個月（30日）教育局就向全港中小學發出通函，公布課程發展議會轄下價值觀教育常務委員會編訂的《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重點包括：（一）在現有9種首要價值觀和態度（即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誠信、關愛、守法和同理心），加入「勤勞」作為首要培育的價值觀和態度；（二）強調應從小加強學生的國家觀念，協助學生從小正確認識國家歷史、欣賞中華文化及傳統價值觀、尊重國家象徵和標誌（包括國旗、國徽、國歌）、認識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三）加強生命教育；（四）強調性教育的學習元素；（五）培養學生媒體及資訊素養，能以理性和負責任的態度處理不同媒體的資訊；（六）加強禁毒教育的學習元素。實在太高興了，教育局局長看到真正的問題所在而作出相應的措施改善。

禁毒教育方面，香港學校一直有做，其他方面的確要加強，這幾年香港青年人出現的反叛問題令各方都震驚，於是大家在努力尋找解決青少年問題的良方，社會上不少青年組織搞不少活動希望培養青少年正向思維，歸根究底都是從教育入手最有效。教育應該分三方面：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

育，許多孩子懂得尊師重道和對人禮貌孝敬父母都是有好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方面，內地非常好的概念就是提倡「三好學生」，德、智、體都好的學生肯定是人才。社會教育就是締造良好社會風氣，許多人忽略了社會風氣殺傷力。在現今資訊發達極容易產生大影響，因為一講是潮流，人群就趨之若鶩，不理真實狀況好壞，只要不落後他人。就拿近年的青年人流行講的「佛系」、「躺平」、滿足現狀的「小確幸」一些標語為例，現實的情況就是懶人一族，用個文藝名稱為自己的惰性找美麗的藉口。然而，當流行使用後，大家接受了這概念，覺得都是這樣啦、無辦法了，久而久之成為社會風氣，青年人這種不上進消極的人生心態，令人萎靡不振，長遠會窒礙社會的進步。整個社會沒有活力，做科學家、軍人、運動員都是需要刻苦耐勞的，個個溫室花朵怎挑國家大樑？

以前家長教女兒選婿通常講「男仔窮唔緊要，重要是肯捱夠上進」，現在似乎沒有用了。互聯網經濟發達又造就了一批靠顏值、靠炒賣賺錢發達的青年，影響到那些原本願意刻苦耐勞的人的思維，他們的價值觀會迷失。社會上需要付出勞動的吃苦的工作沒人幹，相信過多幾年，工人階級更加成為罕有一族，都靠機械人吧，讓機械人統領人類。

價值觀教育不盡是香港和內地有，外國也存在，必須對症下藥扶持青年學生建立正向思維，家長和教師最能影響下一代的價值觀及行為，從小培養孩子的道德倫理觀念，明是非，辨善惡；秉持良好品德、操守和言行，常存感恩之心。教導學生身體力行、實踐服務從中體會及自省，逐步建立正面的價值觀，成為具質素的新一代，為家庭、社會作出貢獻。

## 去坡裏送飯

讀白居易的《觀刈麥》，我常常想起自己小時候去坡裏送飯的情景。

我們村的地，南北三公里，東西七八公里。家南、家北、家東都是平地，近，容易找到。西坡是丘陵地，岔路口很多，從西溝堰開始，西老荒、小碑、君寨、前灣堰、西北蒺藜、西北蒙古……光地名就繞得人暈頭轉向。

一開始，我老是找錯地方，挨罵是家常便飯。送多了，知道這些地名的來歷，就不難找了。小碑，是因為先人們住在那裏，他們的家門口都豎着大理石碑；前灣堰在村子西北，因為在一個大水塘前而得名；西北蒺藜的地頭路邊溝坎坎，到處是枝蔓橫生的蒺藜。蒺藜羽狀複葉，開黃色小花，果子近似櫻子，多刺，一腳踩上去，跟與刺猬親密接觸差不多。羞澀可人的五瓣小花，一旦結果就渾身是刺，就像一個清秀溫婉的姑娘，一旦結婚就變成一個尖嘴利齒的悍婦，讓人頭皮發麻。那時候家裏窮，不捨得給小孩子穿鞋，除了冬天穿蒲窩兒（一種蒲草編的草鞋），其他季節一律光腳丫。我只能小心翼翼地用腳底蹭着地面走，即使踩着蒺藜，紮得也淺，否則全身的重量放到腳上，實實在在地踏上去，萬箭穿心的滋味可不好受。晚上，母親戴着老花鏡，把針在煤油燈的火焰上燎過，拿來給我挑刺，這是每天的必修課，經常疼得我大呼小叫。農忙時地裏活太多，沒時間挑，刺留在肉裏，就會化膿，走起路來鑽心地疼。鄉下孩子皮實，過一段時間挑破表皮，刺隨着膿水一起排出來，也就好了。

撇開蒺藜不談，送飯基本算美差。一路走走停停，掐朵花，撲個蝴蝶，捉隻蝴蝶，一路打聽着把飯送到地裏，任務就算完成了大

半。送到地裏的飯，比在家裏吃的要好，很少是稀的，多半是頂餓的大鍋餅千層餅或者饅頭就小鹹魚。父親和哥姐們打開包袱，每次都會分一點給我吃。我不貪心，吃一點就知足了。我不是個饑嘴的孩子，送再難得的好飯，也從來沒在半路偷吃過。這可能也是我屢屢被派去送飯的原因。在這方面，母親知人善任，頗有用人之明。

送飯的好處很多，可以一路遊山玩水，在環境優美的野外就餐，鳥聲啾啾，和風習習，既飽眼福又飽口福。如今人們喜歡舉家郊遊野餐，也是對以往農耕生活的回憶呢。

而我，飽餐之後還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坡裏盡情地玩。人們在割麥子的時候，經常可以發現「哈哩娃」安在麥壟裏的窩，裏面或多或少都會趴着幾個鳥蛋。「哈哩娃」是一個象聲詞，模仿鳥的叫聲，很好聽。這是一種喜歡把巢做在麥根處的鳥，灰色，身上有褚灰色的花紋，也有人叫牠野鵲鵠。家裏老母雞下的蛋，得留着看病，給生小孩的人家「送米」，或者賣了換油鹽醬醋，基本上沒我們吃的份。這小巧玲瓏的「哈哩娃」蛋，就成了小孩子解饑的稀罕物。沒長棒子的「孤寡玉米」，養分儲藏在稈杆裏，很甜。割玉米稈的時候，哥姐會將稈砍去兩頭，別在背後的腰帶上，留着給我啃。那年月，北方沒有甘蔗，這「甜稈兒」，就是小孩子們的「甘蔗」。把外面的皮扒掉，吃它的瓤，很甜，脆脆的，吃得口舌生津。美中不足的是，吃「甜稈兒」多了嘴角會生「裂口瘡」，吃東西時，一張嘴就疼；割地瓜蔓時，會撿到熟透了的「鈴鐺瓜」，個頭只有鈴鐺大小，卻又香又甜，讓人恨不得把舌頭一起吞掉。胡麻地裏，還有黃燦燦的燈籠果，也叫俏姑娘。果子就像一個個玉潤珠圓

的姑娘，端坐在麻布帳子裏，等待意中人來掀開她的蓋頭，品嚐她心裏揣着的甜蜜。紫油油的黑天天，我們叫煙柳兒，一簇簇紫珍珠般的果子藏在葉子下面，摘一顆放到嘴裏，能甜透舌根。鄉里人看見一個小孩子從莊稼地鑽出來，唇舌黝紫，就知道他圓滾滾的小肚皮裏面裝了多少野味。一邊呼吸着莊稼的熟香，一邊搜尋着野果，一邊在青紗帳裏穿行，那是一種不可多得的享受。

飯食供應最好的農活，是剝胡麻，活兒多且累，得全家男女老少齊上陣。通常送好吃頂餓的千層餅就鹹鴨蛋。生產隊幹部將胡麻地分片包乾，剝下來的胡麻歸隊裏，麻繩歸個人。胡麻稱曬乾了，可以用來熬眉豆架，也是燒炕的好柴。大哥割胡麻，將一排排的胡麻放倒，二哥管着打捆搬運。母親拿了錘子，將兩根櫈子並排釘在地面上，把胡麻根部的麻皮敲得離骨；我負責將麻皮捋好從兩根櫈子的縫隙裏穿過去，只留麻稈在櫈子外邊。對面剝麻的通常是大姐，她彎腰側身，攥住我捋好的麻皮使勁一拉，幾根雪白的麻繩就箭一樣飛出去了。大姐高挑身材，留着長辮，剝麻的時候，腰身輕扭，繫着紅頭繩的辮子飛起，要多好看有多好看……

我送飯也出過糗事。有一次，我只顧仰着臉看路旁的花喜鵲，一不留神被腳下的石頭絆倒，摔了一跤，飯籃子摔出老遠，手裏拎着的茶壺也磕掉了壺嘴。我很害怕，也沒心思玩了，回到家以後，將茶壺藏在院子裏的麥草堆裏。母親來抱柴草做飯，正好發現，數落了我一頓，竟然沒有打我。後來這成為一個笑話，她晚年說起來還忍俊不禁。

如今，轟轟烈烈的勞動場面已成往事，父母過世，大姐也垂垂老矣，故鄉正在向城市蛻變，田間地頭再也不見了送飯的少年。

## 什麼樣的風景可以留下？

中國有句古話說：「魚放三日發臭，客住三天討嫌。」

我們一行在錢便澳住了3天又3天，吃的都是新鮮的香魚，主人強哥亦大度地未嫌棄我們，我們自己倒是因為打擾得太久而感到有些內疚。為了不討人嫌，我和燕婷夫婦通力合作，本呆當小工洗菜切菜，江山下廚做菜，燕婷在飯後洗碗，希望藉此給強嫂減輕一點負擔。

雖然廚房的工作可以分擔，但對於外出遊玩的行程我們卻無能為力，強哥夫婦雖是土生土長的平潭人，也因長年在外工作，家鄉的景點去過的並不多。於是，便請來了更「土」的龍兄的同學、攝影師李少雲給我們這個「旅行團」做嚮導。

李少雲長得不帥，一張清瘦的黝黑的臉如刀削似的線條分明，看起來就像平潭島上被海浪拍打了億萬年的岩石，他的笑容很微小，有點「傻」，像是古老的岩石縫裏開出的花朵。李少雲的氣質也不像龍兄介紹的攝影師，不笑的時候更像是一個儒雅的書生，果然，龍兄後來介紹說李少雲曾是平潭一中的教師。因為喜歡攝影，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李少雲剛當上教師的時候，就請他在香港的父親幫他買了一部相機。亦是因為幾十年如一日地癡迷於攝影，李少雲最後乾脆連工作都不要了，停薪留職做了專業的攝影師，他熱愛奇石，便終日遊走在平

潭的山水間「獵奇」。事實證明，請一個太癡迷的攝影師當嚮導會讓人「有點迷」。

我們駕車跟在李少雲的車後，簡直就是在上演一部追蹤大戲，李少雲便是我們的具有蒙太奇色彩的男主角。李少雲的車速極快，直路上我們還能在不超速的情況下緊跟其後，到了拐彎處，他的車子沒有半點預兆，忽地不見蹤影，好不容易跟上他，在路口看到紅燈，我們的車子慢了下來，他的車子卻「嗖」地一下衝了過去，然後才「哎」地一聲剎車停下來。所幸平潭島人少，偌大的馬路上只有我們的兩輛車子，唯一的後果大抵就是我們的嚮導會吃上兩張「牛肉乾」。

跟着「嚮導李」一路穿越般地到了平潭的離島——大練島。大練島因水道泛湧、浪花如練而聞名，除卻和別處一樣美麗的海灘和岩石，還有在高高的山頭、綿延的沙灘和遼闊的海面上密集地錯落有致地布滿的一座座白色的大風車形成的風車田，風車田讓大練島在藍天和陽光下美得如夢似幻。我們沿着海岸線走走停停，在被李少雲稱為「醉美平潭」的美景中，都昏昏然地「沉醉不知歸路」了。

作為攝影師，李少雲對自己家鄉的美景是「拍你千遍也不厭倦」，作為「嚮導李」，在落日時分，李少雲又開啟蒙太奇模式，拋下他的「團員」自顧自地竄到樹叢裏去拍夕陽了。習慣了李少雲的蒙太奇，我們亦毫不客氣地跟

着他，他拍哪兒，我們拍哪兒。如此，本呆便在雜草叢中那條被大家踩出的「路」上發現了一個相當蒙太奇的樹根，在李少雲的鏡頭裏，小樹根變成了一幅魔幻的奇景。

李少雲極少去拍大練島的風車田。說起大海，說起大自然，他在鏡片後的深邃的眼睛閃閃發光，說起給人們帶來美麗和便利的風車田，他卻憂心忡忡，言語中充滿了悲憫：因為建設風力發電必然地對海洋生物造成的各種傷害，以及給自然景觀帶來無可挽回的損傷。

人類文明的發展和自然的永恒早已是一種無法逆轉的矛盾，用影像將自然的美麗保存下來，或許才是渺小的我們唯一能夠做的。

（平潭漫遊記之四）



●蒙太奇樹根。（李少雲攝） 作者供圖